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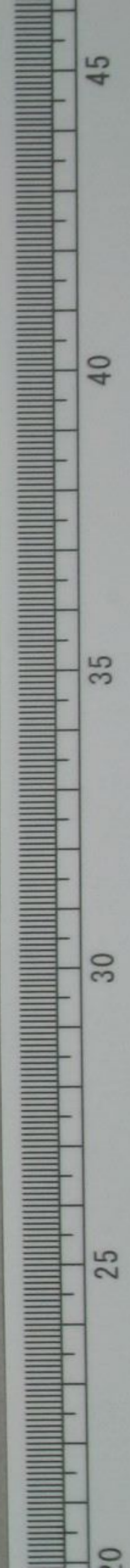
芥舟學畫編

二

手多1
16
2



手4
16
2



門 4
號 16
卷 2



茅舟學畫編卷二

吳興沈宗騫熙遠甫述

山水

避俗

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詩者皆可入畫然則畫而俗如詩之惡何可不急為去之耶夫畫俗約有五曰格俗韻俗氣俗筆俗圖俗其人既不喜臨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

茅舟學畫編卷二

一 冰壺閣



綱彊也
刑剗也除也
法也

平鋪直叙千篇一律者謂之格俗純用水墨渲
染但見片白片黑無從尋其筆墨之趣者謂之
韻俗格局無異於人而筆意窒滯墨氣昏暗謂
之氣俗狃於俗師指授不識古人用筆之道或
燥筆如弮或呆筆如刷本自平庸無奇而故欲
出奇以駭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態者謂之筆
俗非古名賢事跡及風雅名目而專取諛頌繁
華與一切不入詩料之事者謂之圖俗能去此

五俗而後可幾於雅矣雅之大略亦有五古淡
天真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
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乎矩矱者典雅也平原
踈木遠岫寒沙隱隱遙岑盈秋水筆墨無多
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恬氣靜令人頓
消其躁妄之氣者和雅也能集前古各家之長
而自成一種風度且不失名貴卷軸之氣者大
雅也作畫者俗不去則雅不來雖日對董巨倪

黃之跡百摹千臨亦自無解于俗蓋日逐於時俗之所為而欲去俗其可得乎故惟能避俗者而後可以就雅也是以汨沒天真者不可以作畫外慕紛華者不可以作畫馳逐聲利者不可以作畫與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畫志氣墮下者不可以作畫此數者蓋皆沉沒於俗而絕意於雅者也作畫宜癖則與世俗相左而不得累其雅作畫宜癡則與世俗相忘而不致傷

爾美也華盛

其雅作畫宜貧則每乘乎世俗而得以任其雅作畫宜迂則自遠于世俗而得以全其雅如欲避俗當多讀書參名理始以蕩滌繼以消融須令方寸之際纖俗不留若少著一點滯重挑達意思即痛自裁抑則筆墨間自日幾於溫文爾雅矣

筆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養性情者則存之所以殘賊性情者則去之自然俗日離而雅

勿忘勿助孟
子語

可日幾也。夫刻欲求存，未必長存。力欲求去，未必盡去。彼紛紛於內，逐逐於外者，亦思從事於茲，以幾大雅。其可得乎？故欲求雅者，先於平日平其爭競躁戾之氣息，其機巧便利之風揣摩古人之能恬淡冲和瀟洒流利者，實由擺脫一切紛更馳逐希榮慕勢棄時世之共好窮理趣之獨腴，勿忘勿助，優柔漸漬，將不求存而自存，不求去而自去矣。或曰：畫直一藝耳，乃同於身

心性命之學，不緊難哉！曰：天下實同此一理。畫雖藝事，古人原借以為陶冶心性之具，與詩實同用也。故長於揮洒者可資吟咏，妙於賦物者易於傳寫。即如丹家煉形之道，亦是假外丹以徵內象，所謂外丹成即內丹成也。明此理以作畫，自然出風入雅，軼俗超凡，不僅玩物適情已也。試觀古之作者，如郭恕先、黃子久，方從義相傳皆屬仙流，雖不足據要非凡品，可知夫品詣

宋郭忠恕言
此是風陽人

宋黃庭堅言
魯直号山谷
上之君子
名如皆方
但取之
物法之可
勝之

若世尚何區區存雅去俗為哉
市井之人沉浸於較量盈歉之間固絕於雅道
乃有外慕雅名內深俗慮尤不可與作筆墨之
緣山谷謂惟俗不可醫以其根之深而蒂之固
也人自知識漸開以來凡所以誘之者無非耳
目口體之欲就傳而後或巧於名勢之捷徑或
導以聲色之移情迨出而接物又但以揣測往
復相尚則俗之蟠固於中者已久而不可解矣

一旦思效騷人墨客之所為信手而塗乃曰此
披麻此劈斧侈口而談乃曰若董巨若倪黃其
在貧賤者方汲汲於糊口將日徇時好之不遑
既難與語六法之奧其為富貴者偶親筆硯南
涉丹青學識未深而自許實甚於是知者掩口
而不言諛者交聲而日進雖有妙質未有不形
格而勢禁者也若夫通人才士寄情託興非不
雅趣有餘而不能必其出入於規矩動而輒合

是謂雅而未正。至若師門授受膠固已深。既自是而人非。復少見而多怪。欲非之而未嘗乘乎繩尺。欲是之而未見越乎尋常。是謂正而未雅。夫雅而未正。猶可也。若正而未雅。其去俗也幾何哉。是在天資敏妙者。能於規矩中尋空濶道理。又當於超逸中求實際工夫。內本乎性情。外通乎名理。竒處求法。僻處合理。之所有不妨古人所未為。不必目中所經見識之所定。不必

慮舉世之我非。但當存知希之我貴。超物表遺世獨行。不須求如何得雅。而自與俗日相遠矣。

存質

凡事物之能垂久遠者。必不徒尚華美之觀。而要有切實之體。今人作事。動求好看。苟能好看。則人無不愛。而作者亦頗自喜。轉相因其病。遂至不可藥。今學者有志於此務。當尋古人脚

跟處先將舊蹟細玩其筆痕如何結實墨韻如何醞釀氣韻如何生動再看上下如何交卸層次如何明晰山樹雲氣如何掩映虛實如何相生疎密如何相間濃淡如何相稱再看其峰巒朝揖之狀林木爭讓之勢沙渚映帶之情村落安頓之處房屋向背之方人物幽閑之致器具陳設之所以妥適水泉道路橋梁舟車之出沒注來且自問我為之必不能事傳當若是

然後對之臨摹不必論古人之不能及要論我所不及古人其病在於何處久而得之即所謂脚跟處也其實不過去華存質之道而已矣夫華者美之外現者也外現者人知之若外現而中無有則人不能知也質者美之中藏者也中藏者惟知畫者知之人不得而見也然則華之外現者博浮譽於一時質之中藏者得賞音於千古審乎此則學者萬不可務外現而不顧

鄭地多平而
西、北也
友孫也名
度禮官人

中藏也明矣且華之用為巧而纖則日遠於大方巧而奇必輕視乎正格無大方而非正格雖極其美麗足以驚眾而駭俗實即米老所謂但可懸之酒肆豈是士大夫陶寫性情之事哉質之趣近古之象則如渾金璞玉古之韻則如鄭草江花精神內蘊而光華發越有不可磨滅光景片紙寸縑後之人且以為藝林寶物較之好華而流極者相懸豈不天淵乎哉孫過庭

為右衛軍曹
參軍

所云人止業顯身謝道衰蓋即質與華之明驗也

所謂質者並非方幅拙實之謂能不事挑剔點踢及虛浮不著實際之筆即有得于質之道理蓋作畫筆痕或一筆能該數筆者或一筆能該數十筆者行筆時但當掠取物之形神不可刻劃求似致失行筆大意更於剪裁形勢聯貫脈絡之間無不合度乃是大方家數又能出之以

平實穩重方是質也。若直而無致，板而不靈，又是病矣。故欲存質者，先須理徑明透，識量宏遠，加以學力，參之以見聞，自然意趣近古，波瀾老成。以是言質，乃質中藏得無窮妙趣，令人愈玩而愈不盡者，境之極而藝之絕也。非參透各家窮究萬變而後復歸於樸者，曷足以語此。丹碧文采之謂華，亦畫道所不廢。而我所欲去者，乃是筆墨間一種媚態，俗人喜之，雅人惡之。

畫道忌之一。涉華端，終身莫浣。學者能定識力，知其深以為害，不使漸染，則後此功夫皆屬有用。然初學見之，鮮有不悅而為之惑者。故防之不得不嚴也。前古士人通畫理者，十人恒九。其間美惡皆能辨之。今則弁髦置之矣。偶有雅慕者，漫任己意以為之。雅俗不能甄別，趨向無過妍媚。稍成片段，衆口交推，遂爾詡譽自得以為是矣。迨至識者嗤之，鑒者麾之，而始知向者之

左傳、室、山、弁
髮、因、少、散
之、海、弁、髮、太
古、冠、之、五、散
之、考、也

所趨皆誤也。豈不惜哉。然一經識者鑒者之嗤
麾。便能幡然改轍。未始不可登作者之堂也。亦
視其識力何如耳。

孫過庭謂學書有三時。余以學畫亦然。初學時
當求平直。不使偏跛邪僻。以就規矩。不令濃膩
塗飾。以求骨幹。中則開拓其心思。以盡邱壑之
變。遍尋其作法。以備材料之資。然必因前古所
有而擴充之。不當師心倍理也。後則絢爛之極。

歸於平淡矣。舉向者之所博涉而遠驚者。一約
之於朴實簡易之中。似淡也。味之而愈長。似淺
也。求之而愈深。功夫至此。則已顛毛種矣。

摹古

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蹟。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
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
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為已
文也。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為主。其繼也則當

種、髮、短、只、
左、倚、每、後、如、
此、種、

人之呼吸鼻
先受形於洞
如能為鼻祖

徧仿各家更須識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氣者
而後我之筆氣得與之相通即我之所以成其
為我者亦可於此而見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
立門戶如一北苑也巨然宗之朱氏父子宗之
黃王倪吳皆宗之宗一鼻祖而無分毫蹈襲之
處者正其自立門戶而自成其所以為我也今
之摹仿古人者匡廓皴擦無不求其絕似而其
身多光景較之平日自運之作竟無能少過者

韓莊子宗者
研者兔走兔
株死因釋耕
守株坐廢句
兔

此其故當不在於匡廓皴擦之際而在平日造
詣之間也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
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嚮邇苟能知其弊之
不可長於是自出精意自闢性靈以古人之規
矩開自己之生面不嚴不蹈而天然入彀可以
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傳後世而無愧而後成
其為我而立門戶矣自此以後凡有所作偶有
會於某家則曰仿之實即自家面目也余見名

深涉之字伯
英龜鐘絲字
九筆
晉已子之字

家仿古注：如此斯為大方家數也。若初學時，則必欲求其絕相似而幾之，可以亂真者為貴。蓋古人見法處用意處及極用意而若不經意處，都於臨摹時可一得之於腕下。至純熟後，自然顯出自家本質。如米元章學書四十以前，自己不作一筆。時人謂之集書。四十以後，放而為之，却自有一段光景。細按之，張鍾、二王、歐虞、褚、薛，無一不備於筆端。使其專肖一家，豈鍾

逸少官右軍
將軍子獻之
字子敬
名歐陽詢字
伯平，虞世南
字伯施，皆遂
良字登善，薛
稷字嗣通

絲以後復有鍾、絲、羲之以後復有羲之，或
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書畫一道，即此可以
推矣。時有今古之不同，而心同，手同，法同，安在古今
人不相及也。且所用之法，古人已盡之矣。士生
明備之後，苟能得古人所用之法，以為法，則心
手間自超凡軼俗矣。夫天下無離性情以為法
者。無古人之成法，無以教我之性情耳。然則時

雖有今古若本性情以為法因即法以見性情則今古無少異也故雖仿古不可有古而無我正以有我之性情也以我之性情合古人之性情而無不同者蓋以古人之法即古人性情之見端也法同則性情亦無以異矣故仿古正惟貴有我之性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

筆墨之事最忌拘攣邱壑之生發局勢之變換筆墨之情態非古人之成式無以識其運用之妙若前之偶如是我亦必欲如是則拘於墟矣至有典贍可法者乃其筆墨間動合法度堪為模楷假令仿者必欲筆筆求似不惟記憶為難亦且拘苦實甚人特患不能盡取古人之法懸於腕下苟能取之無非是我之性靈即無非是古人之眷屬今日所作是一個樣子明日所作又是一個樣子局不同而筆筆是古乃是仿

古有我。

作偽者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蹟不但不知者
易誑即素識畫理者亦幾莫能辨及識破但覺
滿紙牽強不待與原蹟對効而知也且有敝精
勞神於少壯之日及其老也反不能自作一筆
其人未嘗無心患筆氣但其仿時不過刻求形
樣之似而不究其所以然亦不過取眩皮相之
目而無志於所得雖日對名蹟何所裨益蓋古

人自有其精氣借筆墨以傳之故貴古人筆墨
者貴其精氣也乃徒取其糟粕而精氣反遺以
是言畫何異向土偶衣冠求其笑言動作哉且
古人所作其靈機妙緒應腕而來在古人亦不
自知其所以者豈後人所得而摹仿哉故但泥
其迹者不特失古人靈妙之趣恐汨其天機將
終身無能畫之日矣惟以古人之矩矱運我之
性靈縱未能便到古人地位猶不失自家靈趣

也。

自運

前言仿古必自存其為我謂以古人之法度運自己之心思也。此言自運又當復必有古法謂運我之心思不可暫忘古人之法度也。心思雖變化而無方法度則一定而不易故興會所至解衣磅礴曾未容徇規矩而改錯也。故將欲作一畫必思筆法是取某家章法是取某家甚至

絕不相似之筆而取資自在毫無干涉之作而理會可通果其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下筆天成一息可通乎千古信今傳後非難致矣。特是風會之流日趨日下太古之跡聲希味淡不可得而摹擬矣。六朝唐初其蘊素不得傳于世間有存者亦係傳摹之作然其高古之致已足躋攀莫及而細按其筆乃不過極規矩之至宋元通降意思猶皆近古至其規矩之鎮密尤

仔肩任也待
周頃伸時仔

非復後人所能望見去古既遠風會日靡規矩
日廢遂至古意蕩然原其故蓋因取資未多師
心實甚既不肯從古人喫緊處下實際工夫驟
欲自開門面詭形殊態自矜自喜甚至訛以傳
訛轉相仿效而庸耳俗目又從而揚譽之遂至
漸染一方家絃戶誦或以古法詰之彼且曰古
自成其為古我自成其為我嗟乎安得好學深
思仔肩絕業者拔起其間豁彼羣迷獨抽真慧

肩

追古人之模範為後學之津梁耶如有知肆力
於古之為益者必且自初學以迄於純熟無一
日不從事乎古乃是真種子也今有時目於此
求而習之數年之間便已稱能或可齊之若欲
追摹古人今年學之未必不似加以數載之功
而反不能再加數年愈歎莫及更有終身由之
而卒若莫能到者乃其虛心實力愈進而愈不
足也而自又觀之則已實乎其不可及矣以視

鄧隱曰五岳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頓在斯生五岳尊於造化則莫神於好學精於勤莫大於游飲看卷中目所見鍾

追逐於時師而數載可盡其道者烏可同日語我

心之所運日出而不窮法之所存一定而不易是以胸中邱壑原非我所固有平時徧摹各家漸識其承接掩映去來虛實之故當揮洒時自有一重一掩不寬不迫意思方得大家體段方合古人邱壑若故意弄巧強為牽扯雖無碍於畫理而甚遠於大方

意手不為筆之靈也

經營位置固以吾之心思運用然平日所見名蹟自來湊我筆端即當取之以定一局之筆意倘更有觸於他家雖筆意不相類而局段可採不妨借彼之章法以運我之筆勢但令筆法不雜便可一氣呵成

吾人生千百名家之後筆法局法已為古人用盡學者但得多見而能記憶作畫時或將一家作主或雜採各家之妙即是好手若恃己之聰

明欲於古人法外另闢一徑鮮有不入魔道者切宜忌之。

有一人之筆氣即有一人之習氣習氣不除筆氣亦壞然則筆氣亦何足恃哉故學者必須覓換骨之金丹也覓法如何蒐採之功務令廣博合眼便歷見古人成法又見某家法是某家所生某家法是某家所變分之則知其流合之則知其源加以淘汰之功芟其繁蕪漉其渣滓。

而獨於古人精意所存之處刻意求之工夫既久自然筆氣現出乃得與古人相通此換骨之法也如是則筆氣是自家寫出即筆氣從古人得來更能養之醇熟隨興所發意致不凡方可云筆氣之妙。

古人作法不一而其中有至一道理雖千百古人亦無不一者此在平日功夫識見能理會得的確實實在則自家運筆方能不與古人相遠為

是為非。亦能自為檢察。此處最為喫緊。蓋自觀
已作通獎。在回護。苟能時時斷削自己。則宿病
日消。古意日增。能自信者。即可以信於天下。而
傳於後世矣。

靜檢生平所作。其最得意者。大都必有合於前
古某某之法。而有意求合。翻不能得焉。然無意
而合者。又非偶然撞著。實緣平日曾有著意揣摩
一番工夫。故機趣迎湊。適然而遇。此亦可見

居稽之效。凡有志於斯者。斷不可隨手塗抹。而
於古也。又不必襲其成規。但欲通其精氣。由此
而漸有得焉。雖未必便到古人。亦是去古不遠。

會意

兩間之形。色。莫非真意之所呈。淺者見其
小。深者見其大。為文詞為筆墨。其用雖殊。而其
理則一。豈僅求之規模形似。便可謂已盡畫道
哉。論畫者。謂以筆端勁健之意。取其骨幹。以活

動之意取其變化以淹潤之意取其滋澤以曲折之意取其幽深固也然猶屬意之淺而小者未可論於大意之所在也蓋天地一積靈之區則靈氣之見於山川者或平遠以綿衍或峻拔而萃嶽或奇峭而秀削或穹窿而豐厚與夫脈絡之相聯體勢之相稱迂迴映帶之間曲折盤旋之致動必出人意表乃欲於筆墨之間委曲盡之不綦難哉原因人有是心為天地間寂

靈之物苟能無所錮蔽將日引日生無有窮盡故得筆動機隨脫腕而出一如天地靈氣所成而絕無隔礙雖一藝手而實有與天地同其造化者夫豈淺薄固執之夫所得領會其故哉要知在天地以靈氣而生物在人以靈氣而成畫是以生物無窮盡而畫之出於人亦無窮盡惟皆出於靈氣故得神其變化也今將展素落墨心兩預計者不過何等筆法何等局法因而洋洋

灑興之所至。豪端畢達。其萬千氣象。都出於
初時意計之外。今日為之。而如是。明日為之。又
是一樣光景。如必欲若昨日之所為。將反有不
及昨日者矣。何者。必欲如何。便是阻碍靈趣。右
軍書蘭亭。叙為生平第一得意筆。後復書數十
本。皆不能及其亦必欲如何。故耳。若夫淺薄固
執之夫。今日為之。如是。明日為之。亦如是。即終
身為之。而亦不過如是者。印板畫也。印板者。不

靈之謂。工匠之為也。若士大夫之作。其始也曾
無一點成意於胸中。及至連思動筆。物自來赴。
其機神湊合之故。盖有意計之所不及。語言之
所難喻者。頃刻之間。高下流峙之神。盡為筆墨
傳出。又其位置剪裁斟酌。盡善在真境。且無有
若是其恰好者。非其能得大意之所在。何以若
是耶。夫平直高深山之形也。而意固不在於平
直高深。勾拂點染畫之法也。而意復不在於勾

拂點染然則所謂大意者乃謂能見真意之大
處雖不關乎平直高深勾拂點染而亦未嘗不
寓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之間且必由乎讀書
聞道鑒古入神意之所動已自迥出凡表而後
形諸筆墨乃能獨得其大也故等是畫也局同
法同形體亦未嘗少異而彼則氣味不醇蘊
易量此則愈玩而無窮深藏而彌出是故求之
形跡者固屬卑淺即局於流派授受之間而未

識古人措意之大亦畢生莫得預於高深之詣
也已

意趣之高下難以數計有攻之者窮年皓首反
不及高人韻士偶爾託興之作蓋筆墨本是寫
人之胸襟胸襟既開濶則立意自無凡近試思
古人傳者皆是何等人品學問而庸庸者不過
拾其唾餘此中大意全未理會便欲妄擬前賢
何異夏蟲之語冰哉莫若虛心以玩往蹟澄懷

以參名理時有所會而日有得斷除襲取獨出
靈裁不悅時日常懷自勘若此下手庶幾有望
耳。

習於凡鄙者固難與語高遠習之既深并不知
何者之為高遠故下士聞道乃大笑之也今時
好手絕響有志筆墨者幾有欲濟無梁之歎一
遇能者不暇計其凡鄙與否而相見恨晚縱有
性靈翻為汨沒漸染已久一遇高遠之致將反

呀然笑之矣是即所謂少所見多所怪者也要
之萬事同此一理但以品詣識見觀之畫道雖
其工力尚淺而凡鄙高遠之別先須判然於心
初學者其必以此作入門之首務。

布置落落不事脩飾之意之大者也平正踈爽
直起直落筆意之大者也傳寫典雅絕去俚俗
畫意之大者也安頓穩重波瀾老成局意之大
者也寫屋宇得幽遠之意寫人物得恬適之意

寫漁樵得託隱之意寫行旅估帆必先作間曠
山人為主以見物外閒觀之意加以興趣高超
筆致流逸縱不逮古人亦自加人一等

立格

筆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記載所傳其卓乎
昭著者代惟數人蓋於幾千百人中始得此數
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絕何能獨傳於後耶夫求
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

善讀書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四曰
親風雅以正體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
矣請申其說筆墨雖出於手實根於心鄙吝滿
懷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釋何來冲穆之神郭
恕先黃子久人皆謂其仙去夫固不可知而其
能超乎塵埃之表則有獨絕者故其手跡流傳
後世得者珍逾珙璧苟非得之於性情縱有絕
世之資窮年之力必不能到此地位故一曰清

心地以消俗慮。理無盡境。况託筆墨以見者。尤當會其微妙之至。以靜察其消息。豈淺嘗薄植者所得預。若無書卷以佐之。既粗且淺。失雋士之幽深。淺腐而庸。豈高人之逸韻。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淋於書冊卷軸之中。故識趣興會。自得超元表。不肯稍落凡境也。故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松雪云。乳臭小兒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是真所以為乳臭也。要知從

事筆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識筆墨性情。又十年。而規模粗備。又十年。而神理必得。三十年後。乃可幾於變化。此其大概也。而虛其心以求者。但覺病之日去。而日生。張皇補苴。救過不遑。何暇驟希名譽。及至功深。火到。自有不可磨滅光景。足以信今而傳後。故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古人左圖右史。則圖與史實為左右。故作者既內出於性靈。而外不得不更親。夫風雅吮墨。閒牕

南宗設書院
謂之院體

動合風人之旨。揮毫勝日。時抽雅士之懷。味之而愈長。則知其蘊之深也。久之而彌彰。則知其植之厚也。蘊深而植厚。乃是真心風雅。尔是最高。體格南宋院體。且薄之如不屑。若刻劃以為工。塗飾以為麗。是直與髹工綵匠同。其尔地而已矣。故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四者備矣。而猶不得入古人之室者。吾不信也。在學者當先立卓識。搃定力。不務外觀。不由捷徑。到得工夫純

熟。自成一種氣象。吾固不能降格以從人。亦無不甘心而俯首矣。學畫者。最難恰好。其高瞻遠矚者。全未知規矩法度。已早講性靈如何。氣韻如何。任筆所之。無不自喜。到後來。竟蕩無所得。因而漸廢棄。此過之病也。其甘於小就者。但解描摹。形似不問筆墨道理。少成片段。足以應求者。便自滿額。前蹟之妙。束而不觀。緒言之深。置而弗論。以至窮

年莫得皓首無聞此不及之病也豈知人之為學貴在立志者猶射之的也焉有射而不中的以為準者乎始學射者中者不得什一久之則能有百發而百中矣果能立志做第一等工夫循序漸進勿忘勿助逐時自有成效若先隳其志不如其不為之逸矣病在過者吾惜其資稟之徒高在不及者吾惜其工力之枉費甚矣恰好之難也

莊子吾驚師
且云如河漢
三極

恒處於平
恒處於平
恒處於平

格高者落大方或氣酸凌人或風神絕世幾令學者河漢無極及細尋其踪跡但覺其意愈簡而愈多態愈老而愈媚至其所以致此高絕者則又今人所斷不肯為其故何居胸無卓識筆習恒豁見之所不到力之所不能非不歎慕於平時而不能得之於腕下是不敢為也安於鄙陋狃於平庸鄙陋日深則天機已汨平庸既憤必俗慮多拘若見高古之蹟非但不願仿效

且必驚其懸絕而恠其不類是不肯為也夫不敢為者倘幸遇明師開示知其過而改轍焉則尚可為也若不肯為者已自定其成見其於高古道理方將非之笑之縱取宋元名蹟指出妙緒以告之彼必掩耳却走蓋其心思耳目已與茲理隔絕直是無藥之病矣有志者於此務斷除此二項稍涉凡近猛力以攻求古人之所以高絕者以致力焉得尺得寸庶幾無負

今人大患是學得幾筆輒曰便可應酬豈知古人直以己之身分現作筆墨以示後世後之人因其跡以慕其品而如見其人者夫何可忽也且筆墨本通靈之具若立志不高則究心必淺徒足悅小兒之目而見麾於作者之堂若是則有累於筆墨者亦大矣哉

取勢

天地之故一開一合盡之矣自元會運世以至

元會言元氣
每合之好也

分刻呼吸之頃無往非開合也。能體此則可以論作畫結局之道矣。如作立軸，下半起手處是開，上半收拾處是合。何以言之？起手所作窠石及近處林木，此當安屋宇，彼當設橋梁、水泉、道路、層、掩映，有生發不窮之意，所謂開也。下半已定，然後斟酌上半，主山如何，結頂雲氣如何，空白平沙遠渚如何，映帶處周到要有收拾而無餘溢，所謂合也。譬諸歲時，下幅如春萬物

有發生之象，中幅如夏萬物有茂盛之象，上幅如秋冬萬物有收斂之象。時有春夏秋冬自然之開合，以成歲畫，亦有起訖先後自然之開合，以成局。若夫區分縷析，開合之中復有開合，如寒暑為一歲之開合，一月之中有晦朔，一日之中有晝夜，至於時刻分晷，以及一呼一吸之間，莫不有自然開合之道焉。則知作畫道理自大段落以至一樹一石，莫不各有生發收拾而後

可謂筆墨能與造化通矣。有所承接而來有所脫卸而去。顯然而不晦。秩然而有序。其於畫道庶幾矣。今提筆者。既不識起訖。復不知操縱。滿紙填塞。直是亂草堆柴。局勢之謂何。而猶自以為是筆墨耶。

筆墨相生之道。全在於勢也。者。往來順逆而已。而往來順逆之間。即開合之所寓也。生發處是開。一面生發。即思一面收拾。則處有結構。

而無散漫之弊。收拾處是合。一面收拾。又即思一面生發。則時留餘意。而有不盡之神。枯筆一下。大局已定。而中間承接之處。有勢雖好。而理有礙者。有理可通。而勢不得者。當停筆細商。候機神湊會。一筆開之。便增出許多地面。且深且遠。但於此。不即為商。所以收拾將如何了結。如遇綿衍拖曳之處。不應一味平塌。宜另起波瀾。蓋本處不好收拾。當從他處開來。可免平塌。

矣。或以山石，或以林木，或以烟雲，或以屋宇，相其宜而用之，必勢與理兩無妨焉。乃得恣之行筆布局，無一刻離得開合者。故特拈出申諸同志。

作書發筆有欲直先橫，欲橫先直之法。作畫開合之道亦然。如筆將仰，必先作俯勢；筆將俯，必先作仰勢。以及欲輕先重，欲重先輕，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屬，皆開合之機。至於布局將欲作

結密鬱塞，必先之以疎落點綴；將欲作平行紆徐，必先之以峭拔陡絕；將欲虛滅，必先之以充實；將欲幽邃，必先之以顯爽。凡此皆開合之為用也。學者未解此旨，斷不可任意漫塗。請展古人所作，細以此意推之，由一點一拂以至通局，知其無一處不合此論，則作者之苦心已得。然後動筆摹仿，頭是道矣。布局先須相勢，盈尺之幅，凭几可見。若數尺之

幅須挂之壁間遠立而觀之朽定大勢或就壁
或鋪几上落墨各隨其便當於未落朽時先欲
一氣團鍊胸中卓然已有成見自得血脉貫通
首尾照應之妙上幅難於主山下幅難於主樹
水要有源路要有藏幽處要有地面下半少見
平陽脉絡務須一串山樹貴在相離水口必求
驚目雲氣足令怡情人物當簡而古屋宇要朴
而藏偏局正局俱應如是

天下之物本氣之所積而成即如山水自重崗
複嶺以至一木一石無不有生氣貫于其間是
以繁而不亂少而不枯合之則統相聯屬分之
又各自成形萬物不一狀萬變不一相揔之統
乎氣以呈其活動之趣者是即所謂勢也論六
法者首曰氣韻生動蓋即指此所謂筆勢者言
以筆之氣勢貌物之體勢方得謂畫故當伸紙
洒墨吾腕中若具有天地生物光景洋洋灑灑

宋文同字與可
可字石室
州人
杜陵王季車
山水石
畫一水五日
不變本
危之
道子
生道之

其出也無滯其成也無心。隨手點拂而物態畢呈。滿眼機關而取携自便。心手筆墨之間靈機妙緒。湊而發之。文湖州所謂急以取之。少縱即逝者。是蓋速以取勢之謂也。或以老杜十日五日之論。似與速取之旨相左。不知老杜但為能事不受迫促而發。若時至興來。滔汨誰可遏抑。吳道子應詔圖嘉陵山水。他人累月不能就者。乃能一日而成。此又速以取勢之明驗也。

其如素以臣
存心
於大
修
日
於大
氣
道
道

山形樹態受天地之生氣而成。墨滓筆痕託心腕之靈氣以出。則氣之在是。亦即勢之在是也。氣以成勢。以抑氣勢可見而氣不可見。故欲得勢必先培養其氣。能流暢則勢自合。拍氣與勢原是一孔所出。洒然出之。有自在流行之致。迴旋往復之宜。不屑以求工。能落而自合。氣耶。勢耶。併而發之。片時妙意。可垂後世。而無忝質諸古人。而無悖此中妙緒。難為添湊。而

成者道也。

機神所到無事。遲回顧慮。以其出於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離弦。其不可測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後乎此者。官不知其所由終。不前不後。恰值其時。與與機會。則可遇而不可求之傑。作成焉。復欲為之。雖倍力追尋。愈求愈遠。夫豈知後此之追尋。已屬人為。而非天也。惟天懷浩落者。值此妙候。恒多。又

能絕去人為。解衣磅礴。曠然千古。天人合發。應手而得。固無待於籌畫。而亦非籌畫之所能及也。或難之曰。機神之妙。既盡出于天。而非人為之所得。幾固已。今者吾欲為之心。獨非屬人乎。曰。盖有道焉。所謂天者。人之天也。人能不去乎天。則天亦豈長去乎人。當夫運思落筆時。覺心手間有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機而導。愈引而愈長。心花怒放。筆態橫生。

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觸我毫端。無非妙緒。前者之所未有。後此之所難期。一旦得之。筆以發意。意以發筆。意相發之機。即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非其人。天資高朗。淘汰功深者。斷不能也。夫非天資高朗。淘汰功深者。不能不遲回顧慮。於是畢其生。無天機偶觸之時。始因不能速。以至不得勢。繼且因不得勢。而愈不能速。囿於法中。動輒為規矩所縛。拘于象內。觸處為形似。

所牽釋家所謂具鈍根者也。其于茲事。何啻千里。

醞釀

一切位置。林巒高下。烟雲掩映。水泉道路。籬落橋梁。俱已停當。且各得勢矣。若再以躁急之筆。以幾速成。不但神韻短淺。亦且暴氣將乘。雖有好勢。而無閒靜恬適之意。何足登鑿者之堂。於是停筆靜觀。澄心抑志。細斟酌。務使輕重濃。

淡疎密虛實之間無絲毫不悞更思如何可得
溪厚如何可得生動如何可得古雅堪玩如何
可得意思不盡如何可得通幅聯絡如何可得
上下照應凡此皆當反覆推究而非欲速者所
得與也且同是一人手筆其出於閒靜之時者
自有閒靜之致出於躁急之候者與會雖高而
一段輕遽之意不足為觀者重矣試觀古人傳
作初展時見其筆勢飛動可喜未足以盡其妙

也當細玩其溪厚渾融之氣不知幾經蘊蓄陶
泐而後得此者乃今學者或自喜才情富有或
自矜筆意飛揚任意揮掃不自顧惜到後來不
覺入于油滑佻健其弊一成畢生莫挽雖有過
人才情筆氣終難到古人地位吾所謂醞釀云
者歛蓄之謂也意以歛而愈溪氣以蓄而愈厚
神乃斯全暴著者能歛蓄則將反乎退藏輕易
者能歛蓄則將歸乎厚重能退藏則神長能厚

重則神固。夫神至能固而且長。又何患乎不望見古人。

有畢生之醞釀者。有一時之醞釀者。少壯之時。無收並蓄。凡材之堪為吾用者。盡力取之。惟恐或後。惟恐不多。若少緩焉。其難免失時之歎。及至取資已富。別擇已精。則當平其心氣。抑其才力。以求古人之所以陶湫其性情。而自成一種氣象者。又不在于猛烹極煉之功。是則一生之

醞釀者也。因有所觸乘興而動。則免起鵲落欲罷不能。急起而隨之。蓋恐其一注而不復再觀也。若其跡象既成。林壑畢現。又當靜檢其疎失。細熨其矜暴。聚之以致其堅凝。融之以至於鎔化。粹然以精。穆然以浚。務令意味醇厚。咀嚼不盡。而後已。是則一時之醞釀者也。要之速以取者。始之事也。緩以疑者。終之事也。若既能速其所當速。而復能緩其所當緩焉。安有不足觀者。

